

南北戰爭趣談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序

剡溪老叟者。今之傷心人也。常慨然於世事之不可爲。詼諧玩世。徜徉自適。聞有談時事者。則掩耳疾走而不欲聞。此老叟之常態也。一日。老叟忽造余廬。出其巨冊。囑余爲之序。其書曰。南北戰爭趣談。余竊怪而詰之曰。叟平日不聞時事。今何知其事之詳耶。叟曰。否。非君所知也。彼所談者。過時之新聞。陳腐之議論。吾又安耐聞之。若夫吾所聞者。可笑。可驚。可嘆之事。豈若輩之所敢言耶。又豈若輩之所能言耶。吾聞之。吾不能祕之。乃欲與他人同聞之。他人聞之。吾知其未有不捧腹而笑者。然而吾述之。吾欲哭矣。老叟言畢。余愈怪之。而不能贊一辭。卽述老叟所言。爲之序。以冠於卷端。抑使讀此書者。知老叟之心也。民國七年塵夢序。

南北戰爭趣談目錄

測字先生參軍務

搜查到石榴裙下

湘潭孟蘭會之絕妙聯語

把印鑄局長當匪人

總司令之化身法

某軍官之風流佳話

南方盜寇北方叛臣

雪茄煙與礮彈

岑西林宴客奇聞

兄弟相爭

議員之趨向

誤說鬍子損失四千元

僞司令之出醜

健兒弄八哥

擄夫挑水之趣聞

嘉禾章受累

搶掠新法

陳督軍賣磁器

西南代表之闊綽

李督軍之古劍

戰禍中之妖孽

劉伯溫碑文出現

僞志士詐死騙錢

健兒誤中美人計

巡警捉關公

麻雀牌中之人物

南北諸人之五行

南北諸人之姓氏譜

武力世界中之詩癡

某軍官避諱之奇談

陳炯明巧計擒敵

彭六爹自作孽

劉三太爺大言招禍

開駛兩頭之火車

總理有謝太傅風

信奉耶穌之兵士

十字架講和

炭簍中之總司令

冒充東洋人

岑西林請曾文正

調查花姑娘

慘酷哉吃紅茶

多情之連長

髮辮與戰爭之關係

張督軍練兵之妙法

智婦殺賊

偉人賴嫖賬之受窘

南北名人點將錄

一錢買一命

以糞攻城

乞丐充總司令

乩仙與時局

軍官醉後出醜

陸氏之妾與僕

委員被辱之趣聞

新議員之闊綽

哀哉少婦

車夫之空歡喜

孟小姐與徐司令

陸建章之馬

用伏兵大敗北軍

衡山城之空城計

株洲火攻之妙計

譚浩明之大言炎炎

目錄

軍官幕中之魔術團

取汕頭之假電報

閩督逃滬之怪狀

戰爭聲中之康聖人

戰爭聲中之張大辯

戰爭聲中之王克琴

戰爭聲中之沈佩貞

戰爭聲中之朱三小姐

戰爭聲中之財神

戰爭聲中之絕妙風流案

戰爭聲中之楊哲子

三湘劫餘灰

南北戰爭趣談目錄終

南北戰爭

南北戰爭趣談

測字先生參軍務

陸軍第幾師與南軍相持於岳州之方山峒。某日兩軍接戰。北軍敗績。談者論其失敗之由。乃全在於一測字者之手。初北軍某師長。迷信甚深。凡遇行軍出戰。必先卜而後行。軍營中攜帶一測字先生。號沈機子。測字頗著靈驗。久之沈機子患病不能供其所職。師長有所詢問。類多囁語。師長知其患神經病也。遂不信其言。別在本地覓一善測字者以代之。先令兵士四出尋覓。苦無其人。久之乃得一姜姓者。以去。殊不知爲時過久。此說已爲南軍所聞。所謂姜姓者。卽南軍中之人物。冒充爲測字之姜叟。設攤於破廟中。大書於地曰。文王神課。一日某某兵士二人入廟游玩。見其狀貌奇偉。有異于江湖賣藝之流。卽投銅元數枚。各測一字。姜叟手畫口說。議論風生。兵士愈奇之。引見師長。師長故意服兵士服。雜衆兵中。姜叟一見而卽識之。實則師長之玉照。固姜叟所夙見者也。師長大奇之。尊爲軍師。進退攻守。一維姜叟之言是聽。姜叟故意使之小勝。師

長愈自負。喜其得人。一日。姜叟謂日期不利。不可出兵。倘使敵人來攻我者。於彼亦無利。必不克而自退。且曰。進退一維我之號。是日辰刻。偵者報敵兵已至。去營十里。師長問姜叟。姜叟曰。無妨。須臾偵者又報。敵兵去城五里。師長復問。姜叟曰。彼必自退也。須臾偵者又報。師長知事急。方不從姜叟言。傳令守禦。乃令甫下。而敵軍已奪險要。逼城下矣。師長知事已敗。匆匆逃逸。欲尋姜叟而戮之。以洩憤。然已四覓無蹤。其時軍營大亂。傳聞師長已逸。兵心愈潰。南軍乘勢痛擊之。北軍自相蹂藉。人馬死傷無算。所遺糧餉子彈鎗械。均爲南軍所獲。北軍中有被虜者。於明日。見南軍中有偉丈夫焉。騎駿馬。率僕從。往來以安慰居民。其人非他。卽北營中之測字先生姜叟也。

搜查到石榴裙下

湘南戰禍劇烈。長沙無日不在戒嚴之中。四城派兵嚴守。人民入出。均須檢查。一日某巨紳之女。年方二九。盛妝乘輿。往城外某戚家祝壽。行至西門。忽遇守城兵照例檢查之。女士不肯出轎。兵卽以竹竿撥開裙幅。以察轎底有無夾帶。詎知女士年幼膽怯。受此虛驚。早已魂飛魄散。手足如冰。僵臥轎中。不省人事。及抵戚家。主人見狀大驚。問之。

porch

轎夫轎夫曰：「想是吃了守城兵的東西。」轎夫之意。蓋謂被竹竿所敲也。主人聞言。誤會其意。不禁大憤。幸另一轎夫爲之解說。主人乃悟。痛罵前轎夫。揮之使去。須臾。女亦蘇。

湘潭孟蘭會之絕妙聯語

初陰歷七月十五日。湘潭舊俗。例有孟蘭會之設。釀貲賑鬼。習以爲常。今歲舉行是會。適值南北兩軍劫掠之後。某君大書一聯。懸之廟門。語意雙關。聞之令人捧腹不已。額云：「一切莫亂搶。」聯云：「纔了平糶。又賑孤魂。人鬼共沾恩。其間真個籌荒地。」

「那有現金。通用紙幣。陰陽原一理。你們都是發財人。」

把印鑄局長當匪人

天津車站。停有□□所乘之專車。車之四周。畫一界線。爲戒嚴之地。派兵守之。他人誤走入界以內者。必執之一日。印鑄局長某君。因事赴京。匆促之間。走入戒嚴線內。兵卽執而詢之。問其姓名職業。某君以堂堂局長。被辱於小卒。憤怒不堪。堅不肯言姓名。但操京語曰：「你便送我你上人那裏去。他自然認識我。」兵士以其語言離奇。先搜

其身亦無所得。然照例不能私放之行。正躊躇間。忽見□□乘汽車鳴鳴而來。□□在汽車中望見某君。急傳命令。囑兵士放釋。並再三拱手道歉。某君調笑之曰。此我不是也。戒嚴區域以內。自是君家禁地。譬如吾不慎。誤入君家閨房。君亦能諒我乎。□□面紅耳赤。不能答一詞。

總司令之化身法

北軍中某總司令。出征南方某省。嘗挾一副車自隨。卽選一年貌酷相似之一人。同居同出。以僞亂真。有時則某總司令同時發現於二處。用以亂人耳目。示人以神妙不可測。而其最大之作用。則在於避狙擊也。一日。副車誤走其愛姬之室。姬不能辨。竟誤認之。副車亦誤會姬意。以爲屬意於己也。卽與通殷勤。此時司令官適歸。姬與副車均戰慄無人色。幸司令勿促之間。未嘗見其親匿之狀也。或疑司令蓋佯爲未聞未見也。不忍以綠帽之故。而失其替死之人。誠以美人易得。狀貌似己之人難得耳。軍官之見可謂遠矣。軍官之量可謂大矣。

某軍官之風流佳話

某軍官。南方之重要人物也。雖係武夫。而風貌翩翩。爲濁世之佳公子。深知中國文學。嘗留學東瀛。得陸軍學堂之畢業文憑。並一矮美人同歸。入民黨。且爲其中激烈之一份子。此次戰事。軍官亦奮身以與北京政府相抗。最近發生一段艷史。卽當其出征之時。其東洋夫人。親製一小旗爲贈。上繡三字曰祈戰死。蓋猶是東瀛人尙武之風也。然軍官固別有一中國夫人。平日相安無事。攝於軍官之威也。是日軍官欣然至其中國夫人處。出其祈戰死之旗示之。夫人問所自來。軍官一一告之。並釋其祈戰死三字之義。顧夫人腦筋太舊。終不解其意。竟誤會爲小妻咀咒之言。於是乘軍官外出。率婢僕等直入矮美人之室。逢物卽毀。逢人卽毆。矮美以事出不意。不及抵抗。竟被痛毆。後經旁人勸散。軍官歸。昇矮美人於醫院中。調治一月而始愈。然軍官自此卽正式與其中國夫人脫離關係。聞者亦多不非難。惟是軍官因調護矮美人之故。以致延擱行期。亦不之顧。矮美人所望其戰死者。適得延誤軍情之結果。嗚呼某軍官。可謂美人情重國家輕矣。

南方盜寇北方叛臣

江□□者。前清遺老也。寄寓京都。耗蝕民國之乾俸以自奉。近時南北戰事紛起。中央經濟困難。一切無謂虛耗之費。莫不極力省節。江□□乃大受其影響。或有以解決時局之問題。向江詢問者。江曰。南方寇盜也。北方叛臣也。以寇盜而遇叛臣。則權勢非寇盜所能及。以叛臣而治寇盜。則名不正而言亦不順也。以予觀之。二者均不容其存於天地間耳。安得使聖朝（指前清）孤臣同心協力。以匡時而救世乎。或諷之曰。閣下之俸。受之叛臣乎。抑受之盜寇乎。江氏赧然答曰。向不知其爲叛臣爲盜寇而受之。今則不受矣。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或曰。今則知其不能供而毀之。昔則不毀也。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江氏老羞成怒。欲以老拳敬客。幸旁人勸之始罷。

雪茄煙與礮彈

某路總司令□□□氏。性嗜雪茄。每日煙不去手。而所吸又係極佳之品。每支約合銀十二兩。每日供給。均由某洋商包辦。一年煙費。約在三萬以上。其任某路司令也。行次某省。洋商之供給中斷。而該省市場。又苦無良好之品。於是乃派人乘專車赴滬而買之。計其價值。每枝更浮出十二兩之上。然司令在某省。並未嘗一接戰。不過日吸雪茄。

而已。論者遂謂其移礮彈之費而購雪茄。日夜用以自攻也。其言可謂謔矣。

岑西林宴客奇聞

岑氏生長粵西。粵西俗喜食蛇。用特法烹調。無毒無害。味復鮮美。岑氏尤酷愛此品。推己及人。每逢讌客。必有蛇肉。每至一處。必由粵西載蛇而來。此次戰爭。岑氏亦爲重要人物。故讌集賓客。甚形忙碌。而所用蛇肉亦多。座客有不敢嘗者。有領略異味。自以爲欣幸者。有不知其爲蛇而誤食之者。有既食出而哇之者。嘗有某君。初誤爲鱸魚而食之者。後既聞爲蛇也。大驚而病。醫治無效。後延一西醫診視。醫云。投以殺蛇之藥。卽無害。某君猶不信。醫乃命人捕一蛇。投其藥於蛇身。蛇卽死。某君奇之。醫復令飲其餘藥。乃霍然而愈。實則某君所飲肴另是一藥。投之蛇身者另是一藥。西醫所謂以心理學治病者也。一時聞者。傳爲笑柄云。

兄弟相爭

陸榮廷與馮國璋。當日同寅。情好甚篤。本爲盟兄弟。厥後一南一北。各以干戈相見。或者疑榮廷貌與南方愜洽。實則不肯與馮氏反對。乘間笑問之曰。公等得勿免兄弟相

爭之消乎。陸氏徐徐答之曰。吾所保護者共和。吾所反對者破壞共和之人。所保護者非我之一身一家。所反對者非我之兄弟也。言時出其書信一束。以示問者。其間有公函焉。談論時局。彼此大肆謾罵。有私函焉。詢問起居。異常親愛。陸氏笑曰。公私不可同日語也。

議員之趨向

舊國會自經解散而後。議員之聚集京師者。各紛紛四散。歲費當然取消。厥後孫中山在廣東召集舊國會。暫發其歲費之半數。中央政府恐議員之趨而南也。於是商議補發歲費。以安議員之心。卽爲抵制南方之策。然財政困難。頗費躊躇。財政部與內務部反覆商議。始決定撥款六十萬。爲補發議員歲費之用。夫議員之中。其祇爲歲費而南而北。果有幾人。吾不敢知。但政府以此待議員。則其蔑視議員亦已至矣。

誤說鬍子損失四千元

奉天督軍某公。爲戰爭中重張之人物。初東三省久爲鬍匪世界。其匪卽馬賊。又稱紅鬍子。簡稱鬍子。因此凡在該處人。均不敢言鬍子二字。與人言及鬚。但以手捫口示意。

而已。蓋一則防遭聞者之厭。一則防爲該匪所聞也。此事由來已久。茲值南北戰爭之役。某督軍既躍上戰爭舞臺。一日某公由奉赴京。某政客受某要人之託。向某公商議要事。政客自持其三寸不爛之舌。自謂言無不聽而計無不從也。既見某公。某公亦大喜。待以上客之禮。政客見某公于思于思之狀。卽曰。吾公盡瘁國事。日夜勤勞。而精神愈形矍鑠。既而曰。鬚子又復美觀。誠令人望而知爲英雄也。某公初聞其言頗悅。後忽聞鬚子二字。則大怒。立沈其顏。不語而退。政客滿腹議論。無從吐一字。只得踉蹌返廬。猶不知某公之怒。果何因也。然明日不敢復往。但以昨日所言轉述於人。以探詢某公不悅之故。或有知其詳者。告之曰。汝自不慎。竟以鬚子稱某公。某公貸汝一死。萬幸矣。尙欲探問其不悅之故乎。政客乃恍然。自悔出言不慎。致干忌諱。私自嘆曰。吾以鬚子二字。損失四千元也。蓋某要人託其作說客之時。許以事成則酬謝四千元。故政客云云。按以誤說鬚子二字。損失四千元。誠趣聞矣。

僞司令之出醜

湖南蒞湖口高某。破落戶子弟也。世居市之對河垵中。見南北爭持未決。乘機糾合當